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天台陶宗儀九成

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
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
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
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
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
作文以華之尔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畢遂與思
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中吳顧周道達緒年開葑益造
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

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令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祕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頰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

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
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
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吾
吁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
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
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燕支則三朱紅者前
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黃者
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上黃老青各一

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
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
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燕支蔞

鼻色紅燕支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墨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

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乱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燕支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
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燕支合○肉紅用粉為主入燕支合○栢

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檀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

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宗

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燕支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

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
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
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
標墨入少土黃合○穉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
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
燕支合○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
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蒲萄褐用粉
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穉綾用紫花底
紫粉榕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

底紫花樣○水獺檀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
點土黃粉凝○阜韉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
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
青燕支合○其餘不能一一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
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
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
顯綿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燕支合

江陰州宋李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
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

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
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史時督運至直沽狎遊
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
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以此終
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
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
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
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

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
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
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
之後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
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恠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
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
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
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
伸今設陳喜兒應偉前去勸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
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

而應才之婢也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為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為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詠其詳且言某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

翼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
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
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它而之
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郎青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翼日
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嵩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名
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
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
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

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
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
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
於元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
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
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慚曰我元三十定今纔一半安
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辭實
又暗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
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
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

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至堂上寇爭奪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它姓主況汝賊乎

寇竊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
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
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江西人多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為
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祕呪故尔寂感即俗所謂萬
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
戍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
護法論彌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
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
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莫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

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
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
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見
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
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翥存一篇最可膾炙曰
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
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
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
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餅寄夜航

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許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羗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䟽䟽平声漢書袁盎傳不以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䟽矣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正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䟽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銜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為之事見因話錄

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醜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
愛者以疾卒念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度
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
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
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
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
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賫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
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咽少
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定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
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

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
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
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頰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
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
百家絲灰酒灌之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
絲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
其夕遺頰劍劍繞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
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頰今疑妾妾
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

是畫烏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駟儻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臣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熙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漢

廣川王去疾教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牀下悉
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
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是雲母之功今此婦葬
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有何邪

平江在城峨眉橋葉刺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
偶所畜猫墜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其取
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
皇恐繫索于要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
比拽起下躰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
于官官來驗視令籠次下燭彷彿見若有旁空者向之

死人一橫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鉤其髮提出徧身無它
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蜃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
風蠻瘴尚能殺人何況久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
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
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
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
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浚急不能有所容而奉
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毳毼製袍
為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為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

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尔母陽為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 國朝婦人禮服達旦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旦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暇日讀書遇事物史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

史割記帝之政也

父馬

記平馬也史

毳布

蜀也說文曰西胡毳布

香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

說文鮓藏魚也

請室

獄也史表盜傳

狝糖

後漢宗糖紀也

令草

宜男花也傳玄賦也

毛席

西域後漢注

竹練

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

說文也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

橄欖也太平廣記

石蜜

櫻桃也同上

木蜜

棗子也同上

雜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

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

說文也

調香

和香也華嚴經曰

毛布

七月箋

獵碣

石鼓曰獵碣
蘇勗載記

玉窪

酒器也
緯畧

浹日

從甲至癸凡十
日也周禮天官

浹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
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

石榴也酉
陽雜俎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云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肉將入口門外有
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
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
終無認辭竟至隕命歲餘呂匠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
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
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

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
為後人鑒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
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
便鄙之繼欲買又恐貽笑鄰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
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
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
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
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
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

自漸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于水
亦可憐也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
湊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
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
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
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
造必作僂語題兩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
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
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曆日明時由淮

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声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徃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稞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

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
舉行耳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間
浙右菑荒米價騰湧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
勸斬立木粥墓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
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不以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
相枕藉而卒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
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九成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竒澀讀
之徃徃昧其句讀况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
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
今不復有偶得溧陽趙仁舉字伯昂箋注本句分字析
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
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記曰絳即東雍
去○雍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實沈分去聲氣畜雨河
潤○有陶唐莫遺風餘思去聲魏晉韓魏之相剝剖○世

說搃其土田士人。○今無曉如交雜擾。○宜。○得地形

勝瀛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

興廢屬上州字或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

與平聲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平聲與自將失敦窮華。○終

披夷不可知。○陴緡緡音疑陴陴音疑孤顛。○跖屈如下若勿

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

旁。○潭甲癸次。○木腔瀑三丈。○餘上句或屬涎玉沫珠

○子午梁貫亭曰回漣。○虹蜺雄雌。○穹鞫覿蟲。○時

礙佷嶼嶼島泚。○音淹淹委委平莎靡縵。○莫蘿薈

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

寢醉雖遂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補各立

○萬力千氣。○底音叢。○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

○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笻於元累

坳追珠。○丹碧錦襖。○身刀囊華槌縮加白豹玄斑

○飫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領

曰槐。○有槐負虛器護。○麝麝蔭後頤。○渠決決綠池

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音驪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

與槐朋友。○嶢鈕銜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

級回西。○巽隅疑作間。○黃原缺天。○汾水鈞帶。○白

言謂○行且良間○遠岡青紫○近樓臺井間點畫察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去聲教生

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瑤翻碧

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

○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從計挨効計蹴墉

○銜渠歛池○南楯楹○景怪爝○蛟龍鉤牽○寶龜

靈廬一薄臍切文章章○陰飲呼合切墊都念切啟恬呼切

煙漬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

赤熱○西北曰鼇○蛭灰音原切鬧哈呼來切儲○虛明茫

茫○崑眼瀕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伯

陂池豪渠。憎乖憐園。正西曰白濱。蒼塢外深。

黎。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唧唧壙郭千幅。迎

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音埒字日卯酉作自或樵途

隲徑幽委。蟲鳥声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

詭婉嫵綯化。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

前。陴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

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

為賦作池溝沿渠瀑漲音瀾潺終出。汨汨音汨汨音汨街

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沮

將預宗族盛茂。芴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

○又上句可絕他郡○考其臺亭池之增○蓋豪主

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徃徃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音補建者○

池由於湯○及當作者雅文安文辯雅裴裴葑土築臺為

拒○幾平聲附於汙宮○水本於正平軌○病并滷生物

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

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亦註解者不著姓

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

為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

△自將失敦窮華△痺緬孤顛△跼倨玄武△守居○

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潭中△癸

次木腔作一△瀑三丈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鞞

覩蝨作一莎靡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

萬力千氣底菽作一彘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

△鬪△黃帑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搥

△縮△白豹玄班△飶踞掌胛作一有槐負護霽作一

鬱蔭△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

槐朋友△異隅間△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縈

△近△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

雪△所為教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躡瀕西濟望△作一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

帑帶挾蹴墉△南楮楹△景怪燭△蛟龍鈞臺△煙

潰靄聚△開台儲△虛明茫茫△提鷗△挈鷺△聊聊

千幅△迎西引東△日卯酉樵途隄徑幽委○蟲鳥聲

○晝夜○大小亭餽○池渠間去聲走池隄上○亭

後前啤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一鑿高

槽△絕竇墉△一為其此作池溝沿渠瀑滾每字汨汨

街術△畦町阡陌△每字間入汾一水沮宗族茂盛一作

句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絕地郡作一考

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

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誅△此本病井瀆△生物瘠

△引古沃漣作一人便幾附於河渠作一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

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

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声韻書初吏切

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

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士之廁踞廁見之注如淳曰

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

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仲馮曰廁當从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
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圜而見之然漢文居
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常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邳都傳賈
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
溷圜它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
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浚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坎
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裯廁踰身自澣
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
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
召樊噲等及如廁

鏡栢人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
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
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炉沈慶之夢鹵簿入
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崩贖盟孔
惺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圜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今
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
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
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

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
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撰之疏曰京師第
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唵道德五千言公案抽
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真風指雲間問前
緣福地一跳身緣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
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
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生死閑交媾功成陰陽炭燒
空慾海脩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
頭釵合歡帶生紐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即色是空
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可地草履麻衣隘阜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炉消磨
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笑徒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
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煙霞外逍遙伴侶拍多少塵
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
債一筆都勾試問它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
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
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著眼怕烏飛兔走急回
頭早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
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
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炷

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蔽明月影椰子瓢長
醉白雲鄉皓齒細要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
子經文教科打諢不離機鋒課背撩牙長存道眼燒夜
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
人駕鶴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翻
作道房幽淨洗燕支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
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臺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
城山用立了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鎚百
鍊不回萬夫莫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
今頓悟三生青眼人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莫雨

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
壺中境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
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
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
必親仗玉磬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近傳誦以資
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
君子有間矣而其惟陷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介以賢行稱一日
有獻馬鞭於馬者鞭內暗藏一鉄簡拔取之則得王
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

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亟遠之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

世榮

郡人也天性仁慈有

伍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為務

哀哉

諺云三代士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呂仲實先生

思誠

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

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往王

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且

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

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

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汙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

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於人

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
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
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
風到草廬後果及弟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
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
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書夜二
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
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
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

漢東宣伯聚先生昭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
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
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
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
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
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
拗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
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它江之可同也原其
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
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

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
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
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魄而大
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
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
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
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
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
數可推豪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

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梅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厓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騫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候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八里有私監出沒處李分兵徃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固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衆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卑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

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總八九歲耳奚以依頽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特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爺行且死孃死亦

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孃豈忍哉蓋執不容已將復柰何汝在它人家非若父
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
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
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
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
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
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
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
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

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
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
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
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
戌 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
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齋齋之歲見育官中嘗觀先后
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
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
衰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

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
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
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官禁不嚴
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
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
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效寶特時
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
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樂云是
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
云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樂作特健樂恐是鈔梓者

之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
詞只恐它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
詞種得海柑終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
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
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
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
步履窸窣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
又聞步履窸窣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

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它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入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比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

天大號商問馬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
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
柴米餘資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
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
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
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
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門待盡父母親故
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它故復之抗舟阻風偶泊
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
且告曰自蒙恩府拚拔數日後乃產妾母子二人沒齒

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遇鬼眼所驚顧曰
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其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
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
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中書省往陝西行省咨察罕腦見宣慰司呈入匝街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筭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廿九日夜睡房窻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江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筭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曰尔神尔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使奴婢使喚如今教在尔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

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
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覓鎮女
身小絛人八箇五色絲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
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
色絨朱書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
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
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
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
孩兒延奴又名捨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買我被殺
時年一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

五十二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能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絲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呪取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塊曬乾搥羅為末收裹及用五色絲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怪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問師父

朝奉金卷十三
你教我誰家索甚丟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
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
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我改名買買傳教采生
遣使收禁符命咒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
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曠先生云我亦會遣使
鬼覓我有收下的生覓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定曠先
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取頑
童萬里將與李買買一處遣使以課筭為由前到大同
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
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筭性格聰慧要將殺害

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懸蓋眼瞻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色絲帛絨線結成一塊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纒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裹於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讎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伊家作禍為買

馬肉食用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
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
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捨灰天
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
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
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
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
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
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

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
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
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
神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
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
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
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
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
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
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

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
愛惟恐其它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
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
往尤不喜儒雖有轉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
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
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
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
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
也故然其為人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顯交
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分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

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
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
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與寶
交苟得寶一徃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
烏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
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
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
楮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
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
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

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新喻傳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日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上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曰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

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父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
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
然終必死矣為將柰何君後當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
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
遺稿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
語及凡女誠之書教之詩固未知學也因其弟受唐詩
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
皆間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毀其稿
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紉
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

廿六句特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稿序而藏之五言

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

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翅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

右一 小閣烹茗茗跡簾下玉鉤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沈

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

右二 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

觴右三 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

簾看右四 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受

艷陽春右五 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樹裏繡

得董双成

右六自拂双眉黛何曾慣得愁若教如翠柳

便恐不禁秋

右七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

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

右窓綠

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嬾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

飛絮正愁人

右二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

自尋女誠窓前讀嗔道婦不與聽

右三幾點梅花發小

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

痕

右四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聽春鶯明朝又是

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

右五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

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

右六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
鸞飛去幾時來右七空階日晚雨絲乾小婢相隨倚畫
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八小窓今夕
繡鍼間坐對銀蟾整翠髮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
似人間右九乞巧樓前雨乍晴鸞鸞新月伴双星隣家
小女都相學鬪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閉門
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
右十一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
過雁開戶見棲鷓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
翠風煖水生紋萱草當階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

荼蘼落處愁玉釵簪末利羅扇繡夫容窓前垂柳分春
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
管憇親教婢回金剪嬌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
過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階前石竹
花海棠帶雨燕支重楊柳凝煙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階祀春
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靈質
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
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右一皇天
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故衾裳歛

遺骸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但歸路玉顏不可
恃况乃紕與素纍纍化下墳鬱鬱塋西樹他人亮同此
胡為獨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義永且深旦暮為夫
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奠巾櫛
中房虛織維辭章餘婉孌琴瑟有餘音瞻言瞻故物惻
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我心掩冗撫長暮涕下
霑衣襟右三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
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為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
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
勿忽右四感獨曰幽幽蕙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

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
日復愁思亂。薨傷夕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窓慘斷素。捐
篋悲柔翰。憶初成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
增永嘆。寤寐忽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
自判。晉曰曰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
杳遽何之。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
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慰
我思。艾室曰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
見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三 虛窓明月滿
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窈窕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四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動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畫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

暮飛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

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

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竒恠似非

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

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

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

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比妻子來
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
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
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
否王荅曰某庸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為何人亦
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
答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
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
復引至元問第三庭王告曰某當年曾為白起偏將其
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

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
盖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
吏發王還茅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
元攝卒引至元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
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
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為本府
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
幻誕端可為為將而嗜殺人者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
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賃於他

姓陳氏田畜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
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
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
可柰何既以穀田不相侷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
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
之所欲卻司輒先持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
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
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
吾所讎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
司無以為養生計即所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

久之不復乏絕更自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
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
其一為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記為李所辱時今幸
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妾前過不自責反怨
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
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
旦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
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
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阡徃李曰昨日小人無狀
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詒以

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
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
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事歷酒
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為
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
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
易慮時天固已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
决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不無禰一念之善
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禰淫又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

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
何事不傷菟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黠鄉兵絕子孫還似
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
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回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
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
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尔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
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
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
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間事正是鑿鑿輿

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後漢李固之父郤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郤也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呈伏聞綱

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常者

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

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荅失

帖木兒即駙馬心懷陰險行畜甚邪敗壞彝倫反側不

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

上極一品之榮受任托孤躬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
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
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
亡不能死義覩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藉口矜為已功
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恥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嘗二
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
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
木見之於晉卹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念素定較之丁
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管充樞密知院御
史已嘗糾言又復賄賂權臣出為江西行省丞相兩居

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
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
一方今則移置遼陽之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
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
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
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祿設居相位是國
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姦臣賊子接跡倣倣甚非國家
之福伏望聞 奏為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兒
流竄遐荒追奪累受 宣命庶幾人臣分嚴罪於綱常
者死有餘辜以為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為小補

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
花怯薛弟一日忽魯縱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
中百撒里大夫亦僕真班經歷威吉蒙古又闡赤朶朶
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
他見行的勾當黜罷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
欽此初良禎之父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
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屢請公再聘公不
允仕西廣時聞寘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
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
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飲食起居固有不同公獨

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楨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服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曰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弥至後良楨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楨外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然其敦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

無不言言又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
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
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墓
發掘追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
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
玉簪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
仍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
芻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便拜曰汝賊也
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
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
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慙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
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
剗其肉使自嚼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

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汀州路總管李黼
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
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
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
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
公乃張文牘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黼之分
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誠亡與亡者也聞者
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
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
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

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
不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
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
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駐逗遛不前十四日
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
散十九日禿堅不花李羅帖木兒皆遜之僚佐司屬悉
為一空公亟發廩振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
不遑寢食以三十三日卧病然猶扶僦乘肩輿領兵出
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
路軍民都摠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

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月寇忽至城下甘棠湖
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遁
去日中執益熾分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櫓指揮
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
遂殺之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
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徃下江依伯父以存
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
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
孝莫大於是其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

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採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

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
父母豈容舍我去方今兵戈蠶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
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
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
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
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
為二道拒之公為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
旦攻西門衆寡不敵更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
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
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

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
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噉舌
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
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尔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
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尹同起兵拒我阿
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
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魁大
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
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
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

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
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
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
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
問曰尔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
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尔之
父祖世為國家臣子而尔忍偽邪既而其執復盛竟奪
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它處搜得張
曰前日罵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亦為
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尔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屈

縛手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
文載濱州人蚤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叅議掾歷官至穀
城亦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
郎中赫德爾王仲溫負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
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
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西陷平江
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賣
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尊使者
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
肖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

中頽西日晴好慨然日晚節如是足矣命貞等治畦處
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
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
侍其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貞等恠寢門未啓發
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
且以得存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確
山縣縣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
偽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孥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
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

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嘆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叅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肖為遂以驚動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

廢黜夢正之分顛講教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光焜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提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邪奚

奪之遽也迺衷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
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
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
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
流前固重宿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奚集真侶瘞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
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
為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是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
弘景自別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
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尔今此銘士

辰歲甲午感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
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
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
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
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
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子歲逸少
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卯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
間居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毆陽

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
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濬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
又童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塵鶴銘
今存於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
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
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
遺餘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
其下然後可讀政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
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興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傳是
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

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
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
又得唐人詩詩在真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
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邪君字彥遠號廣川東
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
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
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
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
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

書家冠冕前輩摹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
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察
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
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
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
亢本作丹陽仙尉文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
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挈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
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

九思

際遇

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

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

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
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
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
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
翰蕪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剪一作

試

睦人邵玄問先生

淮子

嘗作忍默怒退四卦揭之坐隅真

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
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
外故亨初若其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心忍性不

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忍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
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
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
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
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于跽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
象曰跽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
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
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
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
默无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豕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
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
曰默君子以去辨食靜初一守口如緘終吉象曰守口
如緘謹所出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
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
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
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
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恕卦
曰恕有孚終吉彖曰恕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已

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
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怨君子以明好惡
同物我初一強怨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怨
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
象曰絜矩之道始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
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以從
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怨也
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怨
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怨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豕

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具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進未銳義无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無人凶象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頤蠖升高蹟而不悔象曰頤蠖升高其道窮也蹟而不悔亦可戒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塚死死見

江氏類苑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
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
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
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禮
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
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二書與
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从女
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毋

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
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草娘苗人謂妻
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
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
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帝世康為絳州刺史
與子第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
丈夫著婦人衣行歌劣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
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
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
姘但畏合肥有帝虎謂帝戲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

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
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
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
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常娘柳子厚下場
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常
青納為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
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稱白
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
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上天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
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宮後主譴歸故里又竇桂

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
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臙栗歌成翔客喜擎觴起立命花
娘出幙徘徊拜告劉賓客集泰娘本常尚書家主謳者
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妊娘留詩而愈傳竒崔氏
鸞鸞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
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
媒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
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其女盧媚
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歎
狎續齊諧記齊穎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

錄李后主令宮媚宵娘以帛統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

在揚切須欸欸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
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咲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
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
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
大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即十八子也豈
其然與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
上頭花蕊夫人宮調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
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
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

不下診其腎脉晉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
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
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
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
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
六寸許口目耳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
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二根徧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
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

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

因剖開背後刻去腸藏實以它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

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

名靖人詩含曰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靖或作淨音

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

其人與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

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

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古人此至正辛丑間張蛇

菴承旨蕭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叅政伯琦詩也夫翰

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車考金元